

# 容閻條答



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印行

N° 119

27

RR DD. Garnier, S J 倪懷綸 (1825-1898)

RESPONSA

ad

HOSPITUM INTERROGATIONES

5<sup>a</sup> editio

---

一千九百三十七年

上海主教惠  
重准

第五版印

## 客問條答序

天地一廣廈也，萬民一巨族也，有萬物然後有男女，是爲巨族之始。厥後衍傳漸廣，人類漸繁，陳綱紀，興禮教，邦國於以立，疆域於以分，是爲巨族蔓延。迨至洪水滔天以後，流延愈久，生齒益多，綿五洲，析四海，歷數千百年，音問不相通，踪跡不相雜，是則巨族之分。有明中葉，西人獲亞墨利與奧削尼二洲，是爲巨族久分，重通譜系。雖中國與西邦，代有往還，時通贄幣，而邦交之密，莫如今日。竊謂天下一家，萬姓一脈，必

當同敬真主，同奉真教，同享永遠真福，乃於物與民胞之意，絕無遺憾。吾西人於真主之教，早得竟委窮原，以故遠來東土，力廣其傳，俾億萬姓共識乾元，咸登福域。特恨教道未能徧及，而寡聞者，未免迷津之嘆，爰將要理數十章，并華人素所疑問之事，縷析條陳，設爲問答，囑李司鐸杖緝譯成帙，付諸棗梨，願閱者畧其詞而會其義，則一得之愚，用助三隅之反，予實有厚望焉！

光緒八年仲春

江南主教倪懷綸識

重印客問條答序

客問條答一卷，余壬午作也；迄今越十五載，不脛而行，徧傳海內，麤踰插架，再刷復空，以嗜之者仍絡繹求也。茲擬重付梓板，而余又有說者：中國幅幘浩廣，雄峙東方，人民之稠，幾三百兆，其賦性聰明，智慧出類者，殊不乏人；惟疆域之見素深，畛畦之情未化，鯁墨蟬書，硜硜默守，凡事理之不由於中土者，輒鄙爲異類，不屑講求，此岸幘自雄之弊，非好問察言之道也。五十年來，中西交好，成見漸泯，茲數稔間，尤形通變，

上而 朝廷，下而士庶，莫不欲一洗舊染，淘濬其聰慧，以挽回風化，以振興國家。於是竭力經營，仿行西法：以華船爲不便而用輪舶矣，以車馬爲費時而創鐵路矣，以手紡爲過勞而設機廠矣，以弓箭爲不能及遠而製火器尙武備矣，以文章詩賦爲不足以行政，而開同文西學等館，以習西文推算，測量，汽化，聲電諸學矣；總之，事事擴其規模，在在求其實效，富強之舉，期在必成。又以西人之信義可恃也，海關稅務郵政與夫教戰訓學，俱聘西員，楚材晉用，委畀亦云重大矣。然

經有之，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。今華人百舉並作，果是要圖，然揣本之謀，猶不在是；大抵治國必先齊家，齊家必先誠意，意不誠而欲家之齊，國之治，不可得也。函夏自堯舜孔孟以來，初而儒，次而釋，又次而道，三教並行，儼然鼎立，相傳二千餘載。儒教重尙文詞，未足以救正；釋氏妄言果報，說多差謬，無以取信於人；羽流志在虛無，立論浮泛，更無以維持聲教；是以中國之民風，不及西邦之敦厚，此郭筠仙侍郎薛叔耘廷尉等，皆親見而筆述之，非余所敢粉飾。

也。然西人之守信達義，豈亘古已然乎？非也，自天主教傳行西海，講明正道，令人知萬彙之有真原而尊敬之，知善惡之有後報而趨避之，知神魂之永不消散而善守之，知主宰之洋洋在上，洞燭無遺而警惕之；於是民情感觸，漸摩於正大之域，觀聽乎純一之規，爭自濯磨，移風易俗，一變而康樂和親，再變而情飴性淑，所冀不在於塵區，詐詭自泯於行止，被化至此，報國忠焉，臨陣勇焉，事親孝焉，交友信焉，立品端焉，西國之化有自來矣。若中國亦從天主之教，而再加以格致



諸法，凡有裨於民生國計者，仿而行之，將見民風丕變，日益富強，不特與各大國齊驅並駕，且將執牛耳以爲榮。不然，有治法無治心，務本未能，安望上治？余也高呼無術，同善有心，願盈 廷簪笏，儒林碩望，一旦啓若谷之懷，細審是編之義，浸漸而觀我教諸書，俾虛堂懸鏡，頓識真原，智府開而靈臺淨，所以崇德者，卽所以牖民，卒至一道同風，共躋無疆之域，豈不懿歟？予實望之！

光緒二十三年春

江南主教倪懷綸識

# 客問條答

客曰：教士爲何國人？

答曰：不一其國。法、英、意、班、諸國皆有。惟計其數，則法人當首屈一指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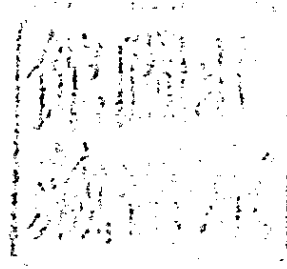
客曰：君與教士相識否？

答曰：余自幼奉天主教，束髮讀書，亦在教堂公塾，故與天主教士相契最深。若他教教士，非吾所知也。

客曰：天主教事，正某所欲聞者，執事旣信其教，所知必確，盍明以告我。

答曰：知無不言，愚之素性爲然，况旣有明問，安敢秘密不宣。

客曰：西人游歷中邦，通商謀利，亦人事之常，固無足異。若教士離鄉背



井，冒險重洋，祇以傳道爲事，不顧此身利害，是則吾所不能解者。

答曰：教士宣傳正教，引人遵信，非無所求而爲然；惟所求非此生利祿，

乃善與人同，以邀身後真福耳。

客曰：是何言歟？吾中國聖聖相傳，賢賢繼起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教，昭垂千古，義精用洪，語大天下莫能載，語小天下莫能破，豈斯道之外，復有所謂正教哉？

答曰：夫道大而無外，推而莫盡者也。神農師悉諸，黃帝師大撓，堯師子州，舜師許由，文王師呂尙，孔子師萇宏，古帝王猶以道有未盡，折節就學，豈後之人，反可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外，別無義理可求哉？况秦燔而後，古籍遺亡，三代前卽或至理詳明，今則未免闕如；教士以大中至正之教，傳行中國，發人所未發，明人所未明，其意皆

出自至性，安可非之？

客曰：聖賢書所載，皆仁義禮智，日用綱常之理，取之不盡，用之無窮，何必西洋人越俎代謀，曉曉宣講，自許爲益人才智歟？

答曰：經書賢傳，載有仁義禮智，日用綱常之理，固已然。人生以反本歸原，欽崇天地大主爲先務，以修己淑人，得享身後永福爲要事。乃孔子罕言命，又曰未知生，焉知死？又曰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是要道大端，闕略未及，徒致功於尋常日用之間，豈非於生死大道，獨抱遺珠之憾哉？

客曰：請問教士之說何如？

答曰：按教士之說，天地萬物，祇有一主宰，無形聲，不與萬物同體，其生無始，其存無終，德能超絕，公正無偏，全能全知，純善無缺，是卽吾教

所敬天主，子未之聞耶？

客曰：子言如是，然安知天地間必有主宰乎？

答曰：天地有主宰，證據甚多，茲舉一二最著者以言之。一曰，吾人不待學而能者，謂之良能，良能之所出，至真無誤。夫世人各有本然之性，未嘗相約，而皆知有一至尊之神；被難則哀籲之，爲惡則畏懼之，足見有一上主，宰制人心，使之自然尊敬也。二曰，凡物不能自生，必有生之者而後成；譬如子孫生於祖父，草木生於土地，鳥獸生於鳥獸，凡物皆然，未有憑空自有者；況天地之大，萬物之衆，日月麗於天，物類生於地，苟無生造之主，安能燦陳若是？加以春而夏，秋而冬，永循常度；鳥生鳥，獸生獸，千古不紊，可知天地萬物，必有一至尊無上之主，窅然默運於其間也。三曰，六經言主宰，既明且切。中庸謂郊社之

禮，所以事上帝。孔子謂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。詩云：蕩蕩上帝，下民之辟。書云：維皇上帝，降衷於下民。禮哀公問：謂事天如事親，天地之有主宰，古哲先賢，深知熟悉，惜後儒從理氣之說，雜穿鑿之見，而古道不明矣！

客曰：然則貴教之天主，卽吾儒所敬之天乎？

答曰：人所以指朴爲璞，不能認識真原者，正在此天字。何則？六經天字之義甚多：蒼蒼者謂之天，無聲無臭者，亦謂之天，以無形色，制萬物之天爲天主，固得其旨；若仰目所見之天，則爲九重之分析，無手足，無腹心，其形圓，其體高，頑然不覺，塊然無知，以此爲天主，則謬甚。吾教不欲人指鹿爲馬，故不稱天，而稱之曰天主也。

客曰：然則貴教之天主，卽吾儒之太極耳？

答曰：否否，今儒以太極為造化之原。然孔子繫易曰：易有太極，此言造化之初，有至大至極之元質，用以生兩儀，分四象，並未言太極即造物之主也。如以太極為造物之主，則古者郊社之禮，宜祀太極，不宜祀上帝。孔子刪詩書，定禮樂，宜極言太極之尊，太極之功，不宜屢言天與上帝。按太極之說，僅一見於繫辭。後儒不察，將天地大主，抹煞不論，祇以易有太極一語，伸其理氣之說，實非通論。

客曰：然則理氣之說非歟？

答曰：理與氣，皆無生無靈之物；無生無靈之物，不能作至奇極妙之功；即使二氣動靜，能變化生物，然孰使之動，孰使之變乎？得毋謂自動而自變歟？此論斷斷不通；蓋無靈又無生之物，靜不能自靜，動不能自動，必有動之靜之者而後可。譬之舟車，推之則動，舍之則止，不能

自爲行止也。理氣既係無生無靈之物，其不能生萬物明矣。

客曰：按貴教之理，天地萬物，何自而生歟？

答曰：天地萬物，俱天主生造。天主既造天地，又造一男一女，爲萬民始祖，諭以在世立功，卒則升天享福。奈始祖犯命獲譴，永絕升天福路，故後世子孫，亦不得升天矣。幸天主預許降生，救贖人類，吾人賴其功勳，真心悔過，在世竭誠昭事，不奉佛菩薩及他古人爲真主，則死後仍可上升天域，否則必墮地獄，殊可畏也。

客曰：天地萬物，固不能無主，吾人日用飲食，既爲大造之恩，自宜敬事弗衰，以明飲水思源之意；至於身後之事，渺茫不可知，何必作此迂計？況天堂地獄之說，爲釋氏之唾餘，豈足掛吾儒齒頰哉？

答曰：詩云：在帝左右。又曰：於昭于天。華封人祝堯曰：乘彼白雲，至於帝



鄉，此非儒者所稱之天堂乎？夫薰蕕異器，善惡殊途，桀紂不與堯舜同羣，盜跖不以孔孟爲伍，善人既有天堂，惡人應有地獄，雖儒者未嘗言地獄，而地獄之說，已見于言外矣。

客曰：儒者之論，人死四十九日而魂散，又安有所謂天堂地獄哉？

答曰：孔子曰：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，如使骨肉歸灰，神魂消散，則毀與譽，無與於我，又何需乎美譽乎？此神魂不滅之證一也。吾中國自古皆有祭，設裳衣，薦時食，愼聞慊見，如在目前，使父母之魂，早已消散，又何故而爲然乎？此神魂不滅之證二也。好生惡死，人之常情，天主賦人，好生之性，必能充其願，適其情，而後性非虛設；然自古無不死之人，則好生之性不能遂於今生，而必遂於後世明矣，此神魂不滅之證三也。福善禍淫之理，千古不磨，然今世之人，多有作善反禍，

行惡反福者；又有致命以全義，亡身以盡忠者；借令身死而魂亦散，則作善徒勞，不如行惡之爲愈，斯言斷斷不通。可知去世之後，別有永久之賞罰，此神魂不滅之證四也。所謂永久之賞非他，天堂是也。所謂永久之罰非他，地獄是也。由此觀之，天堂地獄，爲理之所必然，豈可斥爲釋氏之唾餘哉？

客曰：貴教之天堂地獄，與佛氏之天堂地獄，有何區別？

答曰：佛氏天堂地獄，以輪迴六道爲本，其說大乖正理，故雖有其名，實則無此天堂地獄也。

客曰：人貴正心，心正何往非福，心不正何往非禍，所謂天堂地獄，卽由是分途耳。

答曰：人貴正心固已，然若不敬真主，不遵真主之誠，虛生於兩大間，不

知報本歸原，無異爲人子而不孝其父，爲人臣而不忠其君，可謂正心人耶？

客曰：天地之主，不可不敬，惟不必限於貴教耳？

答曰：家有法，國有律，天主有教；不守家法，不爲善子弟，不守國律，不能膺爵祿，不守天主之教，亦不能升天堂免地獄，何則？天主教乃天主之法律道義，世人當信當行者也。凡人知教而不入教，或入教而不守教，是故違天主之誠，故逆天主之意，雖日夜焚香頂禮，不能悅天主之心，猥可以膺其賞，免其罰乎？

客曰：安知天主教爲天主所立而遵奉之？

答曰：古時天主立教，迨耶穌降生又堅定之；耶穌乃天主，故天主教實天主親立之教也。

客曰：赫赫威靈，蕩蕩主宰，不宜下降塵世，與凡人爲伍。

答曰：此不可以一言喻，請設譬以明之。今使有君人者，舍貴戚華胄之令媛，而立一布裙荆釵之女爲后，以天子之尊，下婚蓬戶，固似不宜；然其屈節下交，適足以見寵幸之甚；天主至尊無對，似不宜降生爲人，然以其切愛世人，親降塵寰，益見其鴻慈逾格。

客曰：天主旣降生，卽不得爲天主，彼獨何心，不欲居造物之尊，而甘爲下賤之人耶？

答曰：否，皇矣至德，神妙無窮，其降生非如王之出宮，官之出署，惟以人之性，合於天主之位，秩然有序，兩不相紊；旣爲人，仍爲天主，並未改易其性體；若吾人之性，則以天主降生而見尊矣。

客曰：以吾觀之，耶穌特西方一聖人耳，烏可以天主目之？

答曰：耶穌之爲天主，證據甚多，不能備舉，茲特以最著者畧言之：天主未降生以前，數千百年間，泰西各國咸知真主將來，贖人罪過，故人望若雲霓，共慶解懸有日。猶太國夙稱文墨之邦，天主降生前，已有先知之士預言某時某處天主降生，稱其名曰厄瑪諾，卽天主與人偕處之意；又言其生時靈異，臨終事蹟，一一記載，朗若列眉。耶穌一生行實，與古史所言，若合符節，則耶穌爲真主無疑。何以言之？蓋以上諸事，非大造不能預知，大造又不能出誕妄之言，則其言耶穌爲天主，名不虛稱，從可知也。

客曰：盡信書，不如無書，子能保猶太史字字鐵鑄乎？

答曰：猶太國史，泰西各國皆珍爲信史，閱達之士，代有挺生，殫畢生參考之功，覺無間可蹈，無悞可指，則其載真主降生之事，非後人掉弄

文翰，彰彰明也。譬之吾中國有經史諸書，累世循誦，奉爲圭臬，使有

西人不遠萬里而來，謂六經皆神仙誕妄之書，子其聽之歟？

客曰：從來天縱之聖，生時必顯異兆，敢問耶穌之生，有何靈蹟？

答曰：天主將降生，遣天神謁童身女瑪利亞，告以不因人道生子，名曰

耶穌，瑪利亞遂受孕焉。旣彌月，瑪利亞毫無災害，生耶穌於猶太之

白稜郡。時漢哀帝元壽二年也。耶穌誕後，天神下降，奏樂空中，有一

異星麗於天，鄰國三王素諳歷數，見而異之，翻閱史籍，知天主降生

時，有異星出，乃束裝就道，行至猶太京都，入朝見王，王問所從來，具

答之。由是舉國皆驚，以爲新主旣生，國祚將絕矣。王飭在京學士，考

核經史，知新主當生白稜郡。王乃令鄰王先往，言已將踵至。三王至

耶穌前，俯伏頂禮，獻金香，藥三事，禮畢，由別道歸，不與猶太王修別

禮。王疑懼益甚，下令戮白稜諸嬰孩，無一免者，意耶穌必難漏網；詎神降自天，預囑若瑟挈耶穌瑪利亞遷避埃及，幸免於難。

客曰：耶穌避難埃及，終老於斯乎？

答曰：否，避難數年，仍回故土，居納襍勒郡，凡二十有三載，謙卑溫良，貧賤自甘，因世人薰心利祿，役志繁華，萬惡皆根於貪傲，故耶穌躬示儀型，令人取法。年三十，出宣聖道，簡宗徒十二人，時加化雨，訓誨諄諄，諭以返本歸原，欽崇天主爲先務；從善改惡，克己苦身爲工夫；樂善好施，物與民胞爲要領；猶恐人暴棄自甘，難於振作，因勗之以天榮，惕之以幽域，示真福八端，教祈求七事；又恐空言無據，不能取信於人，於是，不用醫藥，愈人百病，未經識面，先揭隱衷，揮一指，風浪頓平，出片言，枯骸立起，種種靈奇，不能殫述。試以最著者言之：有新婚

者，邀耶穌宴，耶穌往焉，席間，酒興方濃，忽嗟疊恥，窘甚，耶穌命人注水六罈，少頃，化水爲酒，進於席，甘美馨香，莫與倫比。某王駐葛發城，有子病劇，求耶穌親臨治之，耶穌曰：汝子已愈，胡不歸；王匆遽歸，果見子已痊愈。耶穌與弟子航海，中途颶風作，波濤洶湧，眾皆失色，耶穌命風息，霎時波平如鏡，安抵彼岸。有久痿不起者，已三十八年矣，耶穌見而憐之，命攜衾歸，痿者立起，疾忽愈。耶穌往葛發城，途遇一癩者，疥癬污穢，身無完膚，乞耶穌救，耶穌以手按之，瘡悉平。國人樂聞聖道，終日追隨，未飲食，耶穌以五餅二魚，飽餉五千人，尙餘十二筐。又一日，以乾餅七枚，小魚數尾，飽饜四千人，尙餘七筐。伯大尼地方，有辣雜祿者，善士也，病亡已四日矣，親朋弔唁者，趾相錯，耶穌因辣雜祿之妹慟哭哀求，命發墓啓棺，大呼死者起，卽應聲出，生活如



前有一孀婦，惟有一子而殤矣，舁柩往瘞，哭之哀，耶穌良不忍，命死子復生，歸事其母。種種靈蹟，不勝枚舉，此特千百中一二耳。欲得其詳，經書備載可考焉。倘耶穌非天主降生，安能神奇若是？

客曰：耶穌生平事蹟，固有駭人聽聞者，然吾中華古帝賢臣，亦有神奇莫測之舉；如成湯致雨，姬旦反風等事，載籍猶存，班班可考；其他神異，見於釋道諸書者，尤覺更僕難數；則耶穌之事，非古今獨出之奇也。

答曰：中國書籍，自經秦火而後，舉皆斷簡殘篇，雜以穿鑿之說。試觀中庸一書，亦有人疑爲漢儒僞撰者，其他可知。譬之女媧氏煉石補天，蚩尤氏興作大霧，此二事均見史冊；然揆之歷數之學，天果可補耶？霧果可興耶？若致雨反風等舉，或以古聖人至誠所感，造物特形其

寵眷；或以事出偶然，後人信以爲靈驗，俱未可知；至於神仙誕妄之術，出自佛老二氏經典者，類皆捏飾眩俗，何足爲憑？至耶穌之靈蹟，迥異於是：瞽者明，聾者聰，跛者行，死者活，如此靈奇，動以百計，上而公卿，下而士庶，莫不共見共聞；其爲蹟，顯著光明，非他教之事可比。自耶穌傳道之初，迄至臨終之日，計三載餘，隨處行寄，隨時顯異，當時舉國若狂，人人詫異；設耶穌靈蹟，非鑿鑿有證，則常人信之，明人斥之，耶穌之徒傳之，耶穌之仇毀之，安得智愚賢否，羣然一詞？乃者耶穌之仇，實繁有徒，譏毀誣謗，無所不至，而獨於其所行靈事，不能掩之，則其事之確實可知也。

客曰：竊意耶穌乃西國聖人耳？

答曰：否否，耶穌嘗自言爲天主，且曰：不信予言，盍驗予事？是以其所行

之蹟，明證其爲真天主。若耶穌誑語惑人，僭稱天主，天主必嚴罰之，豈容其欺世？卽或忍而不罰，必不肯加其神能，任其顯行妙蹟。蓋起死還生等事，非大造不能爲也。苟大造以奇權授耶穌，而不阻其虛言惑眾，是大造惑人矣，安有是理？於以知耶穌之爲真天主，絕無疑義。

客曰：耶穌之歿何如？

答曰：耶穌行教時，靈蹟甚多，民心歸化，日積月盛，掌教及勢豪等輩深嫉之，謀斃耶穌，絕人嚮慕。耶穌十二徒中，有名茹答斯者，素貪婪，聞掌教蓄意執耶穌，遂密告曰：與我銀莢三十枚，耶穌不難執獲也。掌教聞言悅，許以銀，訂日發兵往擒之。耶穌甘心受死，不欲避，眾兵鼓噪至，耶穌詰曰：爾曹覓誰？眾曰：覓耶穌。耶穌曰：我是，此語甫出，數百

人驚怖倒地，僵臥不能興。耶穌許被執，兵卒乃起立，擁擠擒耶穌。聖門高弟伯多祿，目視不平，拔劍斫一人耳。耶穌責之，取斫下之耳，黏貼原所，痊好無傷痕。已而惡黨擒耶穌去，一路褻慢，目不忍視，攣其手足；執送掌教署，或捶其身，或唾其面，或褻其衣，百般凌辱，不能盡述。旋送耶穌至總督比辣多署，控以創設教門，自稱天主子，並誣以誘民叛逆；總督再四訊詰，耶穌不難一言剖辯，然以救贖吾人，樂受諸艱，故含忍之，不肯鳴其受屈。總督不能決，飭送耶穌於黑落王，王喜甚，以爲久聞耶穌行異，今得親見之矣，詎屢問耶穌而不之應；王以狂妄目之，發回總督署。總督明知耶穌無辜，惟以掌教煽惑民志，逼令殺耶穌，乃任惡黨所爲，繫耶穌於石柱，鞭責數千，筋骨盡露，復織棘茨爲冠，箍其首，力擊之，棘茨深入頭顱，種種慘酷，不能殫述。卒

釘耶穌於木架，架作十字狀，身懸空際，聖血流盡而崩。時午刻，太陽失光，地猛震，巨石摧裂，古塚自開，死人復生入世者，不一而足。古殿中帳幔自剖，國人覩此變異，相驚告曰：死者真天子也，均俯首捶胸，愴懷不自勝。時有博學士，名低尼削，在埃及國，仰觀天象，愕然曰：切乃造物主受難乎？抑世界將窮盡乎？越數年，聞耶穌受難事，適與其所見符合，遂崇奉天主，終身信教。已上諸事，皆昭然在人目，泰西各國，深信不疑，可見其事之真，非他史可比也。

客曰：耶穌既爲天主，何不麾令羣神，殛殺匪類，奚至受其釘而不能解脫也？

答曰：此理已言其畧；蓋耶穌愛人至切，自願捨生，代贖人罪，故慷慨就死也。不然，天主神靈妙用，天地莫能容，豈區區數百人所能遏制哉？

客曰：以鄙見觀之，天主爲造化之原，幽明之主，不當備受慘毒，受釘木架。

答曰：天主渾然眞宰，窅然靈虛，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其始無原，其生無終，斷無死亡之理。但天主降生，兼有人性，起居服食，無異常人，故傷重氣絕，事所不免；然人性死，非主性死，慎弗以耶穌之死，爲天主性體就湮也。凡人因罪受刑，固爲恥辱，若爲義罹難，何異塵之掩鏡，霧之障日，暫時蒙蔽，終無損其明。故張儀受攘璧之誣，不疑被盜金之毀，古今人未有謂爲眞盜者。況耶穌本愛人之意，代人贖罪而死，吾人當如何報謝，如何欽敬哉？

客曰：耶穌死後何如？

答曰：耶穌崩後，聖門弟子，恭葬聖屍於石塚，惡黨派兵若干，駐守其墓。

因耶穌在生時，曾言死後第三日復活，惡人恐弟子竊屍而矯稱復活也。詎越三日，耶穌由墓自出，光明如日，輕快如神，時有大聲如雷，墓上守卒聞聲倒地，事聞耶穌之仇，厚賂守卒，令譁傳訛眾曰：耶穌之徒，將屍竊去；豈知守卒之中，有天良未掩者，終不能隱。耶穌既復活，見身於諸弟子，及本國人民，諄諄慰諭，至再至三。有一二人同見者，有六七人同見者，有十一人同見者，甚有五百人同見者。耶穌留世四十日，凡十二見身，講論天主事理，及教會規模，較生前尤加詳密。第四十日，率弟子及信者百餘人，往阿里伐山，聖身騰空直上，羣神咸集，眾聖雲從，門人仰天瞻視，忽慶雲護耶穌足，遂不見，羣弟子猶瞻望不忍去。耶穌遣二天神降下，命歸眾始散去。

客曰：是真養性之學，返本之功，令人聞之，有心悅神怡之樂，但不知天

主立教何如？

答曰：天主之誠，約以十條。一，命人欽崇天主，痛絕邪神。二，不准虛言妄誓，致辱天主聖名。三，誦禱有課，昭事有期。四，命人孝敬君親師長。五，禁殺人害人，自尋短見，以及傷身損體等事。六，禁姦淫穢行，閱淫書，觀淫劇等事。七，禁竊奪勒索，取一切不義之財。八，禁讒言詆毀，妄證公庭。九，禁夫婦之外，意戀他人妻女，及一切姦情邪意。十，禁貪想非義財物，蓋萬惡皆根，內念欲絕外行，必先戒慎於寸衷，理固然也。耶穌未升天，先簡聖伯多祿爲聖教元首，俾道統攸歸，神權有屬；後世嗣其位者爲教皇，迄於今已二百餘傳矣。按教皇之位，恒擇才德超羣者，相繼踐祚；教皇下有主教教士等，分居天下，掌理教中事務，引人於善，進人於德，勸人崇奉真原，棄絕邪妄，卒得超拔其魂，與耶穌



同在天堂享福；此卽天主教之大旨。有心考道者，不得不知也。

客曰：聞貴教中敬十字架，又有所謂聖水者何如？

答曰：十字架乃耶穌受死之具，救世贖罪之大勳績，成於十字架上，故吾教敬之，亦感德不忘之意也。自耶穌被釘以後，十字架爲贖罪之具，易感天主之心，邪魔則見而畏之。所謂聖水者，原係尋常清水，惟教士按禮誦經，祈降神力，能驅絕邪神，療愈魔疾，亦以見天主神能，不可以妖術惡魅比也。

客曰：所謂邪魔者，卽無主孤魂乎？

答曰：否，天主初造天神，不下千百萬，其中三之一，背棄真主，不肯受其掌握，故天主罰下地獄，永爲魔鬼。今其屢屢入世，誘人作大惡，俾未蒙赦而死，永居地獄中，墜其虐手，其存心兇毒有如此。

客曰：聞西國同敬耶穌，而分耶穌希臘等教，何也？

答曰：耶穌立教，以伯多祿爲基址，後世有教皇嗣位者，爲耶穌真教，今天主教是也。他若耶穌希臘等教，當初原與天主教同源，而後人改絃易轍，別立教門，無異樹之有斷枝，鳥之有鍛羽，不復與根本連接矣。

客曰：聞教士奉其君命而來，信乎？

答曰：否，天主教士，遠來傳教，皆出自本心，以表其敬天主之真忱；惟未來前，必先奏蒙教皇俞允乃可。

客曰：教皇何在？

答曰：居羅瑪統攝教會事宜，各國教士教民，凡涉教會規誡，均宜遵守厥令。

客曰：然則在教之人，不復隸王家版籍乎？

答曰：安有是理？在教者，惟教理攸關之事，當聽教皇命，其餘家國事務，仍由本國王管理；況我中朝澤被寰區，恩周九有，誰敢出其宰制之外？

客曰：子言誠是，特恐教民既眾，尾大不掉，朝廷雖欲轄制，而不能如草從風耳。

答曰：否否，天主聖誠，除敬天主，首重敬長，而敬長之中，莫先於忠君報國。試觀天主教傳入中國，已三百餘年，其間屢遭困厄，備受冤誣；教士暨教民，幽於獄者有之，被難死者亦有之，如果志在不軌，當於覆巢破卵時，一洩其忿恨。乃咸豐間髮逆竄入江南，衝突燕北，光緒間朝臣縱令拳匪鬧教殃民，肆行無忌，洋兵因之摧陷京師；天主教若

有異心，此正不可失之機，何能含忍自甘乎？然教士信人忠愛國家，無稍或失。今天下教會多門，行止亦異，聞某教謀反，某教肇衅，而天主教圭璧無瑕，古今一轍，此明證也。

客曰：天主教非卽法國教乎？

答曰：否，天主教乃天下大公之教，非法國獨信之教，惟法人累世崇奉，力護教會，故於中法立約時，有保護傳教一欵；究其實，不特法國爲然，他國亦有保護之律。如華人之在外洋者，由華官保護，此理同，此心亦同，烏得以天主教異視之？竊謂教務難行，必須保護，而教務之所以難行，概以愚民不知教之底細；借令日久相安，司空慣見，則雖有保護之欵，而無所用之，不亦妙甚？所願諸當軸德政常施，不任匪徒肆害，則中外一家，自忘畛域之見矣。

客曰：貴教中男女同入教堂，諷經拜天主，此舉實不合中華體制，往往爲局外藉口之資。

答曰：陰陽敵體，禍福無殊，男子當敬天主，女流亦當敬天主，男子有靈魂，女流亦有靈魂，豈可以閨闈之貞，獨逆諸聖教之外？故天下各國，凡有教民，男女同往教堂，習爲常事，旁觀無詫異之者；況教堂中，男右女左，秩然不紊，無可疑之跡也。

客曰：聞不拘何人，一入貴教，其婚姻喪祭，頓卽更張，與中土異，抑又何也？

答曰：此事不可不辨：吾教於養生送死，納采問名，與儒教不甚異；惟佛老城隍土地等神，俱生於有天地之後，其生前食息起居，與今人無異，必不能爲天地主；不能爲天地主而尊敬之，豈不謬甚？吾教不爲

也。又世俗求籤算命焚楮燒香等事，皆僧道之穿鑿，賺財之狡計，驗其跡無效，揆諸理無憑，以無益有害之事，風行天下，豈不妄甚？吾教亦不爲也。職是之故，凡祈神演戲賽會修廟等費，吾教俱不能攸助。同治元年三月初六日，皇上因總理衙門之請，業經特旨恩免，凡遇已上冗費，教民不在應派之例；此外差徭，如完糧納稅，濬河捐賑等地方公舉，教民不特不違，且按教中規律，各宜守法奉公，爭先恐後，斷勿以奉教爲名，稍有恃符之意也。

客曰：聞貴教不敬先祖，其故安在？

答曰：吾教孝愛祖宗，更甚於他教。蓋他教以拜跪無靈之屍爲敬，以祭祀不飲不食之鬼爲愛，以燒紙錢，焚衣服，行諸無益之舉爲孝；殊不知死求速朽，骸骨歸灰，拜之無知，祀之不食，孝親之道，實不在斯。况

紙錢衣服，未經入火之前，猶可供人需用，一經焚毀，銷鑠無存；以此等妄事，愚其祖父，心或孝而跡實非孝，吾教不爲也。按吾教之理，父母生則愛之養之，病則事之助之，瀕危時邀集親族老長，誦經祈天主，晝夜不輟，直至數日或數十日之久，俟父母棄養方止；甫氣絕，遣人往報教堂，鳴鐘告衆，使衆人爲亡者祈禱，而子女則痛哭悲傷，甚於凡輩；其衣衾棺槨等事，視家資貧富以厚薄之翌晨，昇屍入堂，請司鐸祭天主，求赦其生前過失，凡在教之人，無論有無戚誼，皆來堂同禱，誦經移日。此後做七穿孝，與儒家不甚異。又有不惜巨資，捨財濟困，以拯拔父母之靈魂者。安葬日，請司鐸至家，或惟邀親族人等，各整衣冠，手持經本，口中朗朗誦禱，送柩入墓。每逢週年之期，又復終日誦經，爲亡者求天主，外此則每日早晚有課，每七日內一日，特

爲亡人禱告。司鐸行祭，有追思典禮，每年西歷十一月初二日，別有禮儀，爲亡者祈禱。是日司鐸率諸信人，同赴墓塚，公同行禱，自是連數日，各戶請人祈祝。由是觀之，吾教敬愛祖先，遠勝於他教。況儒家祭祖，上不逾五世，疎遠異姓之人，俱不在祭祀之例；吾教不然，無論親疎遠近，東土西洋，凡爲同教中人，皆爲之求天主。近代立有修道善會，在會者，畢世功修，終身刻苦，棄其塵俗諸事，專以救拔亡人爲務，將其一生功德，盡讓於逝世之人。噫，吾教敬祖，可謂極矣！乃外人仍以不敬祖宗爲口實，豈非謬妄甚，冤抑甚哉。

客曰：援拔亡人何義？

答曰：人生多過，身後必有遺殃；犯大過而入地獄，永不能出，雖求禱亦無益；若祇有微過，或大過已赦，未嘗贖補，則暫入煉獄，生人代爲祈



禱，可使亡人早上天堂，此追思之典，所由尚也。

客曰：如必進天主教，而後能歸天，則堯舜以來，遞傳數百世，聖賢代出，豪傑迭興，不盡爲地下鬼乎？

答曰：天主至公至義，無善不賞，無惡不罰，人若知有造物真主，兢兢焉盡心力而爲之，不拂其固有之良，斯人也，按教中先聖多瑪斯之說，天主必默啓其心，切愛天主，雖未行教禮，亦得上升天國。人若自拂其性，縱其情欲，奪人肥己，背理徇私，死後受罰，自不待言。但死人禍福升沉，非生人所能知，只知天主至公至義，下獄者，必因其有罪而罰之，從未枉法施刑也。

客曰：古者天子后六宮，三夫人，九嬪，二十七世婦，八十一御妻，是男子室有正側，振古爲然，何貴教獨不准娶妾也？

答曰：古時人數未繁，天主姑容娶妾，以衍族類。天主降生後，此律已禁，不可復違；且陰陽敵體，男女同情，男可娶妾，何女重孀居？一夫一妻，爲倫理之常，多則淫慾無度，乖理甚矣！

客曰：倘王公貴戚，與極品大員，信從貴教，亦當遵此例乎？

答曰：此誠乃天主所定，不以富貴而變更。是以西國在教君王，不一而足，然一王惟有一后，別無妃嬪，國君尙然，況人臣乎？

客曰：中國官宦，有入貴教者乎？

答曰：有，明代徐相國光啓，楊京兆淇園，李大宗伯之藻，國朝許臬憲纘曾等，皆吾教中人也；惟朔望拈香，非敬造物真主，故在教者不得舉行耳。

客曰：聞入貴教者，多傭工手民，至愚下賤之徒，遂至巨家貴族，往往不

屑入教，以吾觀之，必拒此貧賤之人，斯貴教可以廣佈云。

答曰：否，朝廷設科取士，不以貧賤而拒之，況天主愛人，不分畛域，富貴爲天主所賜，貧賤亦天主所命，安可厚此薄彼，故形偏陂？且人生斯世，有貴賤之別，迨升天之後，萬福同沾，不分民吏，惟視人立功多寡，以輕重其賞報，故世間真富貴，惟在修德立功，以致天福，何必以利鎖名韁縈繫意念哉？

客曰：聞貴教中，多游手莠民，鄉里所不齒，而教士任其出入教堂，毀名敗行，抑又何也？

答曰：出入教堂者，不一其類；有欲入教而未入教者，此等人如知其毀名敗行，將驅逐之不遑，豈復准其入教？雖然，人孰無過，過貴能改，如果滄滌前愆，仍准其信道。孟子曰：雖有惡人，齋戒沐浴，亦可以事上。

帝，此之謂也。間有素行不端，並未改過，而亦得入教者，此以聞見未明，受人欺朦所致，非教士故敢卵翼也。又有久在教中，依然荒謬者，是猶國有莠民，家有蕩子，教士多方勸戒，冀其遷善改過；若不聽，亦莫如之何。總之教之邪正，在規律，在道義，律與義皆正，其教爲真教。天主教盡善盡美，無一事一誠不合正理者，則教爲真教無疑。烏得以一二人之不法，而藉爲口實乎？

客曰：聞貴教中容有罪之人，然乎否乎？

答曰：天主仁慈無量，有悔必宥。我教體天主之心，不以人有罪而拒之，且百計千方，勸其悛改；犯人在囹圄市曹間，教士亦往鼓勵，以期受刑去世，享福天堂。華人如明此意，不惟不怪，且將重視其事也。

客曰：教士袒護教民，不分曲直，使地方官於民教相涉事，大爲掣肘，此

風斷不可長！

答曰：教士深願教道流傳，相安無事，以遂其濟世淑人之意；但有不法之徒，藉端滋擾，殘虐教民，教士不忍坐視，代爲辨白，此固情有可原，亦理無窒礙者。然特千萬中一遇，非屢有之事也。

客曰：西教士殆如中國僧道輩，爲衣食計，來遊中土耳。

答曰：否，中國僧道，大都窳人子，早失怙恃，披剃圖生。若教士則恆有富家子，去俗修道者，其不爲衣食計可知。且教士皆通文達理之人，豈竟餬口無方，必欲遠涉重洋，以遂其升斗之需耶？

客曰：旣如是，則何以廣置產業，與我爭什一之利？

答曰：教士無貿易生涯之舉，惟飲食衣服，非財不能給；行李往來，非財不爲功。義塾、嬰所、醫局、聖堂等，非財何以敷用；故稍置產業，以資日

用之需，實出於不得已，非貪婪也。況此等產業，皆眾教士公置之物，非以充一人之囊橐，其所取租利，全爲地方善舉，故名爲教士之產，實則善堂公舉之產也。

客曰：側聞西國，不無匪人，與貴教爲仇，教士何不雨化梓鄉，而必遠來東土耶？

答曰：西國另有教士，司訓導之職，不必局外作杞憂。按西國從教修行者甚多，而不守教規者，亦復不少，此等人辜負上主啓牖之恩，其身後被譴，必百倍於常人。今中國人民，尙多未識眞教，未明歸天正路，各教士胞與爲懷，甚願引其返本，同享天榮，故遠來東土，以傳道爲己任也。

客曰：聞泰西各國，恒有以貴教爲眼中釘，而存心欺抑者，信乎否乎？

答曰然，譬之文王拘羑里，孔子厄陳蔡，大道莫容，自古已然。天主教自創立以來，代有艱難，時遭困厄，此非教之不善，實因教道之嚴，直斥匪徒之行，故人多逆拒之，以肆其情慾；然天主至公，無善不賞，無惡不罰，歷觀西國史紀，古今來名公巨卿，以凌虐天主教而卒遭大禍者，不勝屈指。近代天主教人，被難亦不少；原禍之由來，概由於泰西密密教一名坊人教入其教者，以除滅各等尊長，及害天主教爲先務，其教之妄，不辨而知，豈可尤而效之。

客曰：貴教中實有可鄙之事，爲吾華人藉口，如男女婚配，同至教堂行禮，此舉殊屬無謂。

答曰：夫婦爲五倫之首，婚姻憑六禮之通，伉儷一諧，終身不易，關係之大，莫婚姻若也。以故吾教定禮，男女當合卺之先，必赴教堂同行禱

祝，請教士行禮，求上主降以遐福，所以昭鄭重也。堂堂正禮，萬國通行，何可鄙之有？

客曰：聞教士踪跡，尙有不可告人者。

答曰：冤誣之言，莫此爲甚。蓋誰無妻女，誰無廉恥，天下人心皆同，吾教豈有異志？如教士果有非禮之行，人將鄙薄之不遑，豈復入吾教內？按教士圭璧飭躬，慎之又慎，平日克愆之功，非俗人所易及；彼好事之談，曷足信哉？

客曰：貴教中有錮養女子終身不嫁者，其意何居？

答曰：男婚女嫁，亘古昭然。吾教中女子，間有一二不字終生者，皆出於自願，無人相強，其意乃守身克慾，矢志堅貞，以盡昭事天主之誠。蓋天主降生，不因人道，其重視貞節，已可想見。且冲齡之女，壽人訓誨，



奉教之婦，需人導引，貧病老嫗，需人扶持，教外女流，需人勸化，此等事，非巾幗不能任，又非主中饋，挈櫪操者，所能兼顧，故吾教有守貞女，一則持己立德，一則施濟窮人，裨益不勝屈指。夫貞節偉行，國家有旌卹之典，何獨於吾教而有異辭乎？

客曰：貞節固堪旌表，然貴教之貞女，果能嫻淨無玷耶？

答曰：旣名貞女，自然名副其實，然苗有稗，璧有瑕，其中帷薄不修者，亦嘗偶一見之，焉可謂失足有人，遂以守貞爲不可，至於局外譏評，盡屬齊東野語，何傷實德，聽之而已。

客曰：貴教中有華人爲教士者，其人品學何如？

答曰：教不以夷夏分，人不以中西異，其人有傳教之志，自可受傳教之職，初未嘗歧視於其間，故華教士講道勸人，遵行教禮，無以異於西

教士也。

客曰：華教士每歲薪水幾何？

答曰：天下一家，四海兄弟，中國人尙多未敬真主，難冀同歸天域。故華教士文學粗通，卽致功於聖道，修省十餘年，然後簡爲教士以遂其善與人同意；至於俸糈，非所計，亦未有得也。卽有人助以資財，教士不能擅用，當稟明主教而後可。總之教士之心，非爲衣食計，乃欲立功報主，以冀天上榮耳。

客曰：貴教所稱彌撒禮何義？

答曰：彌撒二字，係西文，譯言祭祀之義。古者天主命刑牲以祭，天主降世後，命裁去犧牲，用彌撒禮以祭，故吾教恪遵主命，一綫相傳，莫之敢廢。在奉祭之時，行祭者先食祭品，後分之在堂男婦，所謂領聖體。

是也。教外人不知，每以此爲怪，或且誣爲迷藥蠱人者；殊不知與祭分胙，自古所尙，孔子燔肉不至，不脫冕而行；核之吾教規禮，雖有分別，而其意似可相通，外人少見多怪，何流俗之好爲喋喋耶？

客曰：曾有傲友偶入教堂，見老幼數十輩，鱗次端跪，相繼而起，至木架上，與教士隔簾私語，不知何故？

答曰：是卽所謂告解。按教中規範，修省宜嚴，糾過必密，凡問心有偶拂教誡處，宜密告教士，教士以天主所與之權，赦宥其愆尤，而委曲訓導之；其人聆訓後，俯躬拊胸，深自痛恨，立意改悛，此不必有大過而然也，卽一眚之失，或心馳非分，皆可告之，所謂精益求精，密以加密也。教士於聞告後，心中煥然冰釋，萬不能偶洩於人；偶洩之，則上主之嚴罰必臨，良可畏也！

客曰：又見有垂斃之人，昇入教堂，教士披縞服，擦油於病人之耳目手足，其義安在？

答曰：此禮名終傅，亦天主所定，惟疾病已劇則行之。因人生過惡，多由於五官之嗜好，故臨終時，教士爲之誦經禱祝，擦油於五官，求天主赦宥其過惡，乃可望身後常生，不致永墜苦獄也。

客曰：貴教中人，朝夕誦經，長跪移時，毋乃太苦乎？

答曰：否，百官見君，尙跪而奏事，況天主爲乾坤之主，萬彙之原，其尊嚴遠逾於君主，拜跪禮之，理當然也。

客曰：拜跪於誦經時亦已耳；然一入貴教，當於教士前叩首，何自褻若是？

答曰：西俗見教士本不叩首，惟以免冠爲敬。中國向以叩首爲敬長之

禮於君親師長之外，教士亦稱得師長；蓋其行教禮，解聖道，勸人爲善，進人以德，裨益於吾身心，實非淺鮮，故以師禮敬之。然禮從宜，不適時宜則廢，故願行與否，聽人自便，從無相強之理，慎勿以區區小節，自絕修途可也。

客曰：教士傳教數年後，亦捆載回國，以娛晚景乎？

答曰：否，教士來華，專以勸人行善爲務，不婚娶，亦不回國，終身淡泊，畢世潛修，其所求惟身後大福而已！

客曰：聞泰西國家有公欸分與教士信乎？

答曰：否，泰西國家並無公欸與教士，其經費皆出二善會。一曰傳信會，一曰保嬰會。西國天主教中人，每日助錢一二文，每年四五百文，集腋成裘，積聚鉅欸，將其銀分與教士，至各國傳道建堂，勸人認識真

主，此之謂傳信會。數十年前，法國某主教，聞東邦多溺女之風，心爲不忍，勸各家子女，年未弱冠者，每年省菓餌費一百二十文，交首事人，併成巨數，郵遞中國、日本、印度諸邦，專養病貧嬰孩，使之成人長大，此之謂保嬰會。今此會廣行西國，每年集款甚鉅，教士於各商埠，建育嬰堂等經費，卽用此銀，且立會爲貧病嬰孩起見，其錢不可任意他用也。

客曰：人言洋人收養貧嬰，無非挖取心目，煉成西藥，此事余不甚信，而衆口嘵嘵，無從置喙，敢問究竟何如？

答曰：誰無父母，誰非人子，倘教士果有此不情之舉，人必羣起而攻，豈復任其行教？今各省傳教處所，皆有育嬰善堂，孩提千百輩，肥白婆娑，眉清目秀，其長成而習業聯婚者，不知凡幾，觀此情事，當亦不信。

局外胡言。

客曰：聞入貴教之後，得銀錢若干，以爲事畜資，此說殆非盡虛耳。

答曰：教所以正人心，信與不信，隨各人自願，絕不相強。既信之後，有規誠當遵，殊非易易。借令因財進教，則無財卽將出教，如有人多與之財，又將舍我教而更入他教，猶之楊柳隨風，浮萍逐浪，可謂之信教乎？我教不惟鄙之，且將拒而絕之，故從未賄賂一人，誘其入教。

客曰：教士不婚娶何故？

答曰：教士以修道爲懷，專誠昭事，不婚娶所以清心寡慾，意至美也；況教士之責，廣揚教道，雖在八蠻四夷之外，五洲萬國之遙，凡有人未認真主，俱當蹈險梯航，前往敷教。使教士亦婚娶，行見貨財動其志，物欲縈其懷，遠道動相思之念，米鹽增瑣屑之煩，身在外而心在家，

安能遠涉重洋，見危授命？卽或挈眷偕行，亦無不可；然攜眷則資費繁，情欲熾，貨利不得不取，薪水不得不受，又何能立表以訓人乎？若謂貞身非人力所能，斯言信然；但人力所不能者，天主之力能之，故天主教士，必修省十餘年，明知能守其身，然後矢志不娶，非敢鹵莽從事也。

客曰：明季教士始入中國，有利瑪竇、南懷仁諸人，皆精天文輿地之學，才藝絕倫，故當時士大夫樂與之遊。若今之教士，未聞有如利南諸公者。

答曰：此非教士之學，遜於前人，惟今與昔時勢不同耳。往者西人來華，除教士之外，別無明白西學之人，故國家用之。今則萬國交通，文人踵至，當道卽用若輩，大興新法，而教士適可以專其傳道之責。雖然，



天主堂中，間亦有天文臺，博物院等，講求西學，傳授華人，但西學之益於人，總不若返本歸原，欽崇真主，尤爲真學問，真工夫，故今教士所爲，較西學尤爲緊要云。

客曰：貴教固至正大中，真實無妄，特不知從教究有何益？

答曰：入教之益，不在富貴功名，因此等事皆身外之緣，得之奇難，失之甚易，卽或永享不失，亦多不過百年，一朝作古，百祿俱亡，此古人軒冕緇塵之慨，所由來也。至奉教實益，在明分善惡，識奉真主，如子之敬其父而饑寒有恃，如民之事其君而窘難可伸。天主爲萬民大君父，吾人敬事之，其必慰我憂，憐我苦，拯我困窮，厲我孱弱，在世守誠立功，不敢冒犯主怒，身後必得升天，安享無窮真福，其爲益豈淺鮮哉？且人爲萬物之靈，不可無教，亦不可妄入教，無教則無禮，無禮則

與禽獸何殊？妄入教則趨向既歧，指歸必失，茫茫然，道其道德其德，終不得上升天國，殊可痛也！又教必是真主所立，而後可謂真教，吾教之外，別無真主之教，則吾教之外，亦別無真教當從，願華人毋自蹉跎耳！

客曰：從教當何爲？

答曰：從教不難，惟禱與守與信而已。所謂禱者非他，禱天主也。吾教早夜有課，瞻禮有經，初入教者，必先稍習經文，而後可晨夕祈禱。所謂守與信者非他，守誠與信道是也。吾教有問答一書，綜括教中要理，其義雖深，其詞則淺，不難尋繹而知。外此則有十誡四規等例，明知之而力行之，卽爲善信之人，何難之有？

客曰：諾，謹聞命矣，然敢問尙有何言？

答曰：天地間祇有一主，其體無象，其妙無窮，既不可以二氣混，亦不可以太極僭，寰區寥廓，物類紛繁，無一非真主化成，而推其序，則萬象之中，莫貴於人，具形軀，秉靈魂，形軀可亡，靈魂不滅，其身後之福禍，適稱生前之功過。故人之生也，以報本爲向，以昭事爲責，以修己淑人爲要功，以升天享福爲賞報。惜夫常人多過，恆自阻於天途，舉世歧趨，尤難循夫正轍，故至尊大主，降世爲人，一則贖人罪，一則破人迷，俾人人痛湔舊污，存心修省，以天主正教爲指歸，以耶穌言行爲準的，遵其訓，賴其功，承其令，法其行，如是則心怡神樂，主佑時臨，此日之功勳益進，他年之永福無窮，豈不快哉？中國賢良代出，明訓昭垂，當今君聖臣良，民安國泰，生齒版圖，逾於萬國，仁聲義聞，著於西邦，惟是左道混淆，異端雜處，有心世道者，不能安于緘默，倘異日

者以造物真主之理信於心，以救世耶穌之表法於行，乃可望士庶君臣同被福祐，豈不幸歟？是編祇畧言教理，諸君子欲得其詳，尙有天主實義集說詮真萬物真原、天主降生言行紀畧、真道自證教要序論、拯世畧說、醒世迷篇、代疑篇、三山論學、盛世芻蕘、訓真辨妄、答客問等書，可資參考。前數年余又准刊道原精萃一書，凡八本，以七部編成，曰萬物真原，曰天主降生引義，曰天主降生言行紀畧，曰聖母傳，曰宗徒大事錄，曰諸宗徒列傳，曰歷代教皇洪序，文人披讀而玩味之，恍然知天主教有本有源，而其道實一貫也。

24  
272192

272192